

理想情人

左晴雯 著

前言：千里东风一梦遥

左晴雯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贾探春所下的命运判词。

贾探春是贾宝玉的妹妹，在四春姊妹中排行第三。

她是“元、迎、探、惜”四姊妹中，晴雯最欣赏的一个。欣赏她的才情、她的胆识、她的刚强温柔，她的秀外慧中。

她有着红玫瑰般娇艳的外表，内心却志向远大且努力去实现，不是只会空谈的梦想家，比她哥哥贾宝玉争气多了；然而，却又不失女儿身的娇柔。

而且她是个通情达理、非常维护自家姊妹，对下人又公正公平的人。

只可惜生不逢时、又生为女儿身，所以她虽有心想拯救日趋破败的贾家，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竟然还被皇上下旨，代替皇室公主下嫁海外，成了再也回不了家的海外王妃，从此音讯渺茫。

如此才色兼备又有胆识的聪慧女子，居然落得如此下场，怎不教人心生惋惜？所以晴雯便想替她编织一段美丽的恋曲，于是有了家‘采春’应楚楚这个角色的诞生。

或许是有感于《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有志难伸，所以对于应楚楚，晴雯便赋予了她自由徜徉、为所欲为的空间。

她是个才气不下于其四妹何翩翩的才女，却偏爱以暴力解决争端；正义感强烈的她，从小到大一直是女中豪杰，深受周遭女性的青睐与崇拜，羡煞了芸芸众男。

对于爱情，她极力主张潇洒自由、不肯为婚姻所束缚，所以她一直想找个和她一样志同道合、不以结婚生子为最终目的的男人谈一辈子的恋爱。

然而，在现在这个社会，虽然不婚并不稀奇，但像应楚楚如此才色兼备的聪慧女子，想把她娶回家的出色男人实在多不胜数。

咱们这位聪明的应楚楚便想出了一个拒婚妙招——当情妇。

不过她有个原则就是：绝对不当已婚男人的情妇。她不愿因为她的存在而伤害另一个女人。

有了‘情妇’这个招牌，她就可以不被结婚所扰，潇洒又自在的过活。

就因为应楚楚这样一位奇特的女子，所以晴雯才破例写了以‘情妇’为题材的故事。

发现了吗？晴雯之前所写的 41 本故事中，从不见以‘情妇’为主角的故事。由此可见晴雯基本上是反对情妇这个角色定位的。

虽说每个人都有恋爱的自由，但是当一份感情会对另一名女子甚至是一个美好的家庭造成伤害时，还能问心无愧的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吗？我绝对不反对恋爱自由。但是却无法苟同因为大人的自由恋爱，而造成家庭的破碎伤及无辜的孩子们。

因为我始终认为：孩子无法选择父母，而为人父母者却能选择要不要谈脱轨的爱情。所以，晴雯是非常反对有妇之夫养情妇的，尤其是连小孩都有的了。

至于未婚的男人、女人，究竟要养几个情夫、情妇，晴雯就没什么意见了。男未婚、女未嫁的情况下，喜欢谈什么样的恋爱都是自由的罗！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所以晴雯笔下的第一位情妇应楚楚，自然不可能当有妇之夫的情妇了。

像这样的女主角，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主角来演她的爱情对手才有意思呢？精挑细选的结果，咱们“G7——盖世太保”的‘太阳神’孟擎雷雀屏中选了。

这个男人养了一海票情妇却单身未婚，纵横情场多年，从未有过被拒绝的经验，而且边嚣张跋扈的订了一套“情妇十诫”。凡是犯了其中任一诫者，便会被他从情妇名单中除名。

是个对爱情相当自负又提得起、放得下的男人。

当“潇洒女”vs.“自负男”，结局会是……自己看罗！

于昏昏欲睡的午后 Ps. 来信请寄“台南邮政信箱 1 5 2 4 号左晴雯小姐收”就可以了。

(附录)一、《红楼重梦》的配对关系伤脑筋的情人：任盈盈 元春，老大，丁家养女程步云 红门东方长老，玄海帝国王子别闹了！亲爱！：董纤纤 迎春，老二，丁家养女上官展云 红门青龙堂主，玄海帝国贵族理想情妇：应楚楚 探春，老三，丁家养女孟擎雷 G7. 盖世太保的‘太阳神’近君情怯：何翩翩 惜春，老四，丁家养女龚季洋 G7. 盖世太保的“爱神”

二、G7. 盖世太保的成员

1 保”。(见《伤脑筋的情人》。)

三、古代的“七出”之条如下——一曰：没有生儿子。二曰：淫荡。三曰：不能讨公婆的欢喜。

四曰：搬弄是非。五曰：偷东西。六曰：嫉妒。七曰：得了恶疾。

四、丁家老奶奶为四春姊妹做的嵌字诗简介

盈盈红粉妆，

纤纤出素手；

楚楚水中仙，

翩翩何所似？

1 中加入了四姊妹的名字：盈盈、纤纤、楚楚、翩翩。

2 她有着薄施脂粉的花颜和摇曳生姿的轻盈香躯，白皙的小手配上楚楚可怜的模样，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水中仙子，有谁能像她如此轻灵纤巧，宛如翩翩起舞的彩蝶？

第一章

情妇十诫——

第一诫：不可想结婚。

第二诫：不可怀孕。

第三诫：不可花心偷人。

第四诫：在公共场合不可找他——除非他允许。

第五诫：身材要维持性感，穿着要妩媚惹火，而且会主动勾引也并时

时保持新鲜感。

第六诫：不可过问他的事，尤其是公事。

第七诫：要听话、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

第八诫：要随传随到、配合度高；同时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性强且不可想独占他。

第九诫：不可用他的名义乱攀关系、狐假虎威。

第十诫：脑袋瓜要聪明，谈吐有物、不可草包。

以上十诫，众家情妇务必确实遵守，如有触犯，一律分手，绝不宽贷。

立诫人：孟擎雷阳明山上的仰德大道旁，一户拥有私人游泳池的豪华别墅里，传出低沉且不耐烦的吼声：“我说过我们已经吹了，我决不原谅犯了十诫的女人，这是最后的警告，下星期一以前搬出拢翠别苑。”最后通牒下完，孟擎雷毫不犹豫的收线。

他抬眼看看以画框裱褙妥当，悬挂在墙上的“情妇十诫”，不觉得得意洋洋地扬扬自负的嘴角。

被封为‘太阳神’的他实在条件太好、太受女人欢迎了。

多金、俊貌、聪明、才气、事业、自信、出手阔气，所有令女人趋之若鹜的条件，他样样不缺、样样高人一等，所以他的身边永远有一“海”票不请自来的女人。

对于女人，他是挑剔、贪心且严厉的。

他不愿被一个女人束缚。所以，他不结婚。

他喜欢同时拥有许多女人。所以，他养了很多情妇。

他对自己的女人出手非常大方阔绰。但对犯了他所订立的“情妇十诫”者，绝不宽贷，一定分手。

他，就是这么一个自信、自负，对女人很有办法、无往不利的男人。

难得今天艳阳高照，孟擎雷决定在这个会员制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渡过一天，好好的舒展筋骨，享受惬意的阳光假期。

右边传来的喧闹声，引起正在休息的孟擎雷注意，他好奇的望过去——原来是有人一杆进洞。真不简单，那一洞是出名的难打，连职业好手也很难一杆进洞。

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么高杆？孟擎雷的兴致完全被挑起。

嘿！居然是个女的，而且是个身材惹火的美女。

幸运，她正好往他这边看。孟擎雷潇洒的给了她一个自信的微笑。

他一向很懂得如何吸引女人的注意。

瞧！那位美女果然朝他走过来了！孟擎雷因自己再一次轻易的掳获美人芳心而洋洋得意。

“你是联宇影视传播集团的总裁孟擎雷，孟先生吧？”应楚楚妩媚多情的浅浅一笑，站的姿势十分撩人而引人遐思。

“你认识我？”仅管孟擎雷看过美女无数，但还是深深的为眼前这个惹火美人吸引——她的相貌正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情妇典型。

“放眼台湾，甚至整个东南亚、大陆和香港，凡是娱乐圈的人，有谁不知道您这位大人物的大名？”应楚楚慵懒的一笑，媚态横生。

孟擎雷心口一热，有股强烈想要她的欲望。不过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在未究明这个美人的目的前，他是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找我想必有事？”女人找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攀关系，二是想毛遂

自荐当他的情妇。

根据丰富的经验判断，这个美人的目的应是第二个。

“传闻孟先生为人爽快，果真不假。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想当你的情妇。”应楚楚报以相同的俐落大方。

果然没错！女人约他已是兵家常事，一点也不新鲜，不过这回孟擎雷却比平常兴奋。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看上你？”他的确很想要她，不过聪明的男人绝对不会轻易把真正的心意表现出来。

“因为我够得上你选择情妇的标准，而且我有自信能完全遵守你的“情妇十诫”。另外，我还是个处女，你将会成为我的第一个男人，一点也不吃亏。”应楚楚潇洒的说，完全不忸怩造作。

“吁——！”孟擎雷吹了一声口哨，代替回答。

每个向他毛遂自荐的女人，全都讲过相同的话，且事后证实其可靠性多半都要大打折扣。但是今天他却很想相信她。

“你为什么找上我？像你这样的女人一定有很多男人想要。”虽然他有绝对的自信是因为自己条件最好，但还是喜欢多此一问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

应楚楚毫不隐瞒的说：“因为你是条件最好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你没有老婆。”看，果然如他所料！他完全不掩饰对自己的自负。不过他并未忽略最后一句，“我话先说在前头，我没有老婆并不代表你有机会当我老婆，如果你对我的“情妇十诫”够熟的话，应该不会忘记第一诫就是不可想结婚。”如果她和其他女人一样有结婚的愚蠢念头，就算她多么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情妇典型，他一样不会要她。

应楚楚了解的提出保证：“你放心，我就是因为不想结婚，才会选中一样不想结婚的你；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而伤害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女人，因此我绝不当有妇之夫的情妇。”“但愿如此。”明知这类可歌可泣的话，全是想钓上他的女人们司空见惯的伎俩，但从这个美人的小嘴里说出来，他却觉得真实性高多了。

“你意下如何？”她单刀直入。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应楚楚！”“楚楚？好名字。”眼见成功在即，应楚楚不忘提出自己的坚持：“关于你订的‘情妇十诫’，我会确实遵守，但我希望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唷——敢向他开条件的，她倒是第一人。“说说看。”“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工作自由，不要加以干涉。”“你当我的情妇后还想继续工作？”孟擎雷颇感意外。

通常钓上他的女人，都会以享乐为目的，鲜少有自愿继续工作的。

“我不想完全靠你养，而且你的情妇十诫中也载明你喜欢独立自主、依赖性不高的女人，不是吗？”对于工作权，她绝不会让步，不行顶多拉倒。

“成交！”冲着她独特的个性和她那深受他喜爱的相貌，孟擎雷爽快的答应了。

在应楚楚以工作方便的理由要求下，孟擎雷把她住的小公馆安排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华厦中，开始了身为孟擎雷众多情妇之一的的生活。

孟擎雷一派潇洒的斜倚在主卧室的门边，目光的焦距锁在古董屏风后的应楚楚身上。

透过略微透明的屏风，他可以若隐若现的看到应楚楚的动作。她正在换衣服，举手投足都充满诱人的魅力，孟擎雷像在欣赏一幅画，看得心神荡

漾。

“为什么要换衣服？你刚才穿的那一套就很漂亮了。”不过他不会反对她的女人装扮得更加妩媚动人来‘服侍’他挑剔的双眼。

“我想换一件更性感的衣服讨你欢心嘛！”应楚楚柔中带娇的嗲道，绝对是那种令男人听了会全身麻酥酥的声调。

孟擎雷闻言，龙心大悦。“那你就快一点。”这个小东西一定很爱他，所以才会急着想取悦他、讨他欢心。

话说回来，他的情妇哪一个不是这样？怪只怪他太迷人了，女人舍不得他。他不经意的侧过脸欣赏映在镜中的俊颜……果然出色极了，连他自己都为之着迷，难怪女人爱死他。

孟擎雷想着想着，嘴角很自然的浮现自负的笑意。

“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应楚楚姿态曼妙的斜倚在屏风旁，向孟擎雷大放艳光。

孟擎雷一双眼睛瞪得好大好大，眼中尽是惊艳赞叹的光采。

乌黑亮丽的及腰长发，性感而神秘。无袖的低胸紧身剪裁，将那浑圆的双峰烘托得格外诱人；连身式的裙摆只足以覆盖圆翘小巧的美臀，只要稍微倾身，便会春光外泄。白皙修长又直的双腿，像老师傅精心雕塑的玉瓷，让人舍不得移开视线。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再修正，或者姿势要怎么摆对你会更有诱惑效果？”应楚楚在他恍惚间，已翩然而至。她微侧着头，让性感的长发顺势披泻而下，雪白的酥胸微微倾向他，从他那角度可以看见忽隐忽现的乳沟。

她早研究过了，这样的姿势绝对可以掳获天下任何男人的心，就算是这个出了名的猎艳圣手也不例外。

她的自信立即得到孟擎雷的肯定，“已经很迷人了，不过如果眼神再媚一点，前倾的角度再向左侧调整个十五度就更完美了。”他以男人的眼光，大方的给予她指点。

“这样？”应楚楚反应很快又准确，马上就修正完毕。

“对！”老天！他突然好想要她，立刻要她。

不，不行，忍着点，在还没摸透这个小东西的个性之前，他绝不可轻易和她上床；尤其她若真是处女，那上过后会更难缠。

所以，他不想在对她尚未充分掌控之前冒然行动。对于女人，他就是这么小心聪明，所以才能过得如此逍遥快活。

这回自然也不能破例，万一出了差池，代价太高了。

应楚楚在获得他衷心的赞赏后，紧接着又摆出另一个撩人的 Pose。

“那这样呢？”这是一个侧身回眸的姿势，重点在于挑逗的笑意和令人疯狂的勾魂斜睇。

孟擎雷被她电得胸口剧烈鼓动，下体猛发烫，恨不得立即扑过去狠狠的要这个魅死人的小东西。

“眼神的角度比较高了一点，再下垂一些；还有下巴抬的角度过高，下来一点……对，就是那样，脸转的角度不够性感，再多转五度；肩膀放松些，把长发拨到右边，对，就是那样，非常完美！”当他倾囊相授，全力指导完毕时，自己的魂也跟着被勾了去。

他已管不了什么不可妄动，满脑子只有强烈要她的意念，他欲火焚身的走向她，将她狠狠的搂在怀中，充满激情的低咒一声：“你这个小东西，

居然这么会勾引男人！”他好想一口吞掉她。

应楚楚无辜的性感一笑，挑逗力十足的撒娇，“人家只是想讨你欢心，让你更爱我而已嘛！”“该死——”她的小嘴是专门生来甜死男人的吗？他再也把持不住，将她腾空抱起，疾步走向偌大的水床，重重地将她甩上床，像恶虎扑羊似的带着满身欲火扑上去——孟擎雷从一早来公司上班，便呆呆的坐在董事长椅上出神地疑笑，什么事也没做，满脑子想的都是昨夜与应楚楚的火热缠绵。

那个小东西真的是个处女。而且是个聪明而单纯的处女，对床事完全没有经验，却努力的想要讨好他、配合他，真是令人爱煞了。

尤其忆起他初次进入她体内，她那一脸惊愕按着便老实的淌落纯洁的泪水，噢——真是该死的逗人！

孟擎雷想到激动兴奋之处，又不住地一个劲儿傻笑，笑得一旁的秘书毛骨悚然，以为老董今天吃错药了，不停的低声交头接耳。

孟擎雷却浑然不觉，继续他再想上一百个世纪也回味无穷的缠绵——那小东西最讨他欢心的是：对于自己的害羞一点也不掩饰，非常大方坦率的表现出自己的无措和羞怯，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更是教他心生爱怜，忍不住的要了她一次又一次。

她的反应也一次比一次令他满意，而且又肯学，学得又快，总是很快就抓到诀窍，并加以举一反三，到最后还反过来挑逗他，棒透了！

他从没遇过这么合他心意、对他胃口的女人。

孟擎雷才想着，体内便又点燃一团熊熊的炽火，很想立即冲到那小东西住的小公馆，再好好的和她温存几遍。

不，还是忍着点，那小东西一定很累了，就让她好好休息休息，晚上再好好的疼她吧！

孟擎雷眯起激情乱射的眼睛，又是一阵诡异古怪的疑笑声。

“董事长、董事长——”“干嘛？叫魂哪！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也不敲个门，真是的。”孟擎雷被赫然出现在办公桌前的企划部经理郝周道吓了一跳，不禁连声抱怨。

“很抱歉，董事长。不过属下进来时有敲门，而且还唤了您好几声。”郝周道好无辜的加以解释。

“有事快说。”孟擎雷心知理亏，略过不提。

郝周道也很识趣，很有默契的当方才的事没发生过，直接说明来意——“是有关我们公司要涉足杂志界、创办影视杂志周刊一事。”“已经说服赵世诚接受我们的专访，当我们创刊号的封面人物了吗？”孟擎雷非常投入的问。

如果能顺利邀到赵世诚这位政经两界皆得意的神秘大人物当他们的封面专访人物，他们这本杂志一定可以一炮而红。可惜这个赵世诚性情古怪得紧，从来不肯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更不轻易在媒体上曝光。

“还……还没有。不过——”“笨蛋！那你来见我干嘛？”孟擎雷知道赵世诚是出了名的难缠，但是他这群号称传播界菁英的手下，努力了三个多月依然没有一点眉目，他如何能不动怒？“是——是——属下该死，全是属下办事不力——”郝周道连忙冷汗直冒的哈腰道歉，“不过，属下今天是来向董事长报告一个和访问赵世诚有关的好消息的——”“说！”“经过属下的明察暗访，发现有一个人或许可以成功的邀到赵世诚的专访。”郝周道猛献殷

勤。

“你哪一次不是这么说的？”太多的前车之鉴，让孟擎雷兴趣缺缺。

“不，不，这回不一样，成功的机率很高，这个女人非常厉害——”“是个女的？”孟擎雷不禁眉头微蹙。

八成是用身体换来的！难怪他一向对影视娱乐圈的女记者印象恶劣，尤其是那群令人发指的狗仔队，女的就更不用说了。

“董事长，您——”“别再讲下去了，我先看看再说。”不论如何，公事归公事，他绝不会因私害公。

郝周道喜出望外的加以补充说：“今晚议长夫人开了一个私人宴会，席邀政经、影视娱乐界的菁英，那位小姐一定会去——”“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关于那种用身体换工作的下贱女人，孟擎雷连一个字也不想多听。

孟擎雷在自己位于仰德大道的别墅盛妆完毕，准备去赴议长夫人的晚宴。

发动车子后，脑海突然浮现应楚楚那张令他喜爱的俏脸和那副魔鬼似的惹火身材，不禁念头一转——反正时间还早，先去看看那个小东西再赴宴不迟。

当他走进应楚楚的小公馆客厅时，整个心魂马上又被风情万种的应楚楚夺去。

“你觉得我这身打扮够不够性感？”应楚楚的姿势永远都充满魅惑男人心的性感，却又很自然而高雅。

孟擎雷深吸了一口气，重重一叹才挑剔的说：“胸口部份如果再别上碎钻别针，更能把男人的目光锁在令人销魂的重点部位，会更具有诱惑力。”这个小东西总是处心积虑的讨好他，一次又一次的令他大开眼界，实在太讨人喜欢了。

“这样？”应楚楚完全听从他的指点行事。

“完美极了！”他说着，又难以自持的攫获她曲线玲珑的纤腰，将她带向墙边，一手用力握住她的腰，霸气十足的攻掠她性感红艳的唇，另一只手则嚣张跋扈，又一副理所当然的不停抚触她那浑圆饱满的酥胸，非常有技巧的挑逗她，企图迅速挑起她的情欲。

应楚楚全身发烫的娇喘着，不时发出愉悦的呻吟，并渐渐地配合他的热情，伸出雪白无瑕的双臂圈住他的颈项，以发烫的舌尖轻舔他的耳垂挑逗他。

孟擎雷见时机成熟，用右手托高她的左腿，另一只手趁机轻轻柔柔又技巧高超的磨蹭她被红色小裤裤包裹的下体，逗弄得应楚楚全身频频轻颤。

确定自己不会弄痛她之后，他使霸气张狂的和她紧密结合，放纵情火的要她。

应楚楚承受不住过度的欢愉与刺激，全身酥软无力，站着的右脚一点力气也没有根本站不稳，若非孟擎雷的手臂揽抱住她的腰，支撑着她，她早已瘫软于地。

云雨巫山过后，孟擎雷意犹未尽地在她的红唇上烙下浓烈的深吻，喘着气道“我要去赴宴了，晚上回来再疼你。”如果时间允许，他好想再多疼她几次。唉——！

面对宴会中一张张虚伪的笑容，孟擎雷始终提不起劲来。

若不是议长夫人的邀约不好拒绝，他根本不想待在这里浪费生命。一

张脸都快笑僵了，还得应付一群想勾引他好攀上枝头当凤凰的莺莺燕燕。与其和这些令他心烦的女人周旋，他宁愿回去陪楚楚那个诱人的小东西。

一想到楚楚，孟擎雷便情意绵绵。稍早的缠绵，尚驻留在他心中难以抹去。

陪同孟擎雷出席的郝周道，眼见大老板阴晴不定，忽会儿脸色阴沉沉，忽会儿又笑得很诡异，认定大老板是因为专访的事在生气，连忙陪笑道：“那位小姐应该来了，可能正和哪位绅士名流在一起，我四处去找找看，请董事长稍候。”说完便一溜烟走人，急着建功去。

孟擎雷哪里有闲功夫把郝周道的话听进耳里，他满脑子都是应楚楚那艳若桃李的艳丽倩影。

倏地，他的醉眸一亮——楚楚！？她怎么来了？孟擎雷先是为她那一身火辣辣的妆扮而惊艳，接着便想到了她出现在这个她不该出现的地方之由——还说她会确实遵守他的“情妇十诫”，没想到她和其他的女人没两样，才没几天就触犯诫条，想在公开场合和他攀关系好制造新闻，藉以巩固她的情妇地位，真是愚蠢至极。

看来是他对她的评价太高了，所以才会以为她或许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想到这儿，他未免有些失望，不过看在她那么百般讨好他、取悦他，他又暂时还没对她厌倦的份上，对于她这次的犯错，他会念在她是初犯而从轻发落。

不过他一定会好好教训她，免得她下次再犯。

眼见应楚楚风姿绰约地笔直朝他所在的方向直直逼近，孟擎雷按兵不动，双手潇洒的交叉在胸前，脸上畜着迷人的笑意，神色自若的等着这个小东西自投罗网。

然后，他会当场给她难堪，好让她不敢造次。

应楚楚身上穿的正是先前那套火红色的低胸紧身小礼服，胸口的地方别了一个灿烂夺目的碎钻别针，一头性感的黑发高高的托起，在头上绕了一圈，又让它成束的披泻在脑后，举手投足都散发着诱惑男人的因子，夺走了在场所有男人的爱慕眼光。

孟擎雷虽然很气她犯诫，但心中不免有种独占佳人的优越感。

当她距他只剩三步之遥时，应楚楚唇边的笑意变得更为迷人，并举起右手向他轻挥；孟擎雷不自觉的伸出右手迎合她的轻挥。

哪知应楚楚却无情的和他擦肩而过，对他视而不见的迳自走向站在他身后约五步的男人，热烈的说：“陈总您好，很抱歉，因为路上塞车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哪儿的话，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那个叫陈总的男人百般讨好的直盯着应楚楚雪白的酥胸猛瞧。

孟擎雷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事情好像有哪里脱序了，和他想的不太一样。

他那只右手还尴尬地停留在半空中忘了收回，直到耳后贯入应楚楚动人的娇笑声，他才回神，赶紧收回表错情的手。

这是怎么回事！？他心中因困窘而燃起一把熊熊怒火，转身搜寻应楚楚的身影——该死！那只老色狼想做什么？居然色眯眯的紧盯楚楚的胸口猛瞧！

孟擎雷有种想冲上前去把那个老色鬼的双眼挖出来的强烈冲动。

吓——那只淫手又想干什么！？竟敢趁着拿酒给楚楚时，偷吃她的豆

腐，紧握住楚楚温暖白皙的小手不放！

如果此刻孟擎雷手上有一把武士刀，他一定会二话不说的冲上去将那只恬不知耻的淫手砍掉。

天杀的，那淫魔居然还敢得寸进尺的想进一步染指楚楚的纤腰，简直该被雷电劈死，再丢到荒野给秃鹰和恶狼啃得尸骨无存。

孟擎雷已经忍无可忍，杀气腾腾的准备冲上去海扁人——“董事长，很抱歉，让你久等了。”幸好郝周道及时赶回来，阻止了孟擎雷的冲动。

“你死去哪里了？”活该！谁教他出现得不是时候，正好当炮灰。

郝周道以为老董是在怪罪他办事不力，连忙猛赔不是：“对不起，是属下不对，但属下真的已经尽力去找应楚楚小姐了，但就是找不到她的芳踪。”

“你说什么！”“属下该死，属下这就立刻再去找应楚楚小姐——”郝周道抬眼的当儿，正巧看到孟擎雷身后美若天仙的应楚楚，不禁喜出望外的低叫：“她在那里，正在和陈总谈话的那一个。”“你认识她！”孟擎雷像要吃人。

郝周道因为救星出现，没注意到老董的杀人目光，会错意的力求表现，热烈地说道：“当然认识，她在咱们这个圈圈可是非常出名的，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聪慧美人。很多别的记者邀不到的大人物，她都有办法邀到精彩的独家专访和第一手消息，所以各大报章杂志都争相拉拢她，有了她助阵无异是销售量的票房保证。”“她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很厉害的女记者？”孟擎雷这才搞清楚状况。

“对啊！”郝周道此时才发现老董今晚怪怪的，难道是被应大美人的美色迷住了不成？不会吧？老董可是猎艳高手耶！倏地，他心生一计，谄媚的说：“请董事长稍后，我立刻就去找应楚楚小姐谈谈和我们合作的可能性。”见孟擎雷没有反应，他自以为老董是默许了，便斗志高昂的出征。

看来老董是看上应大美人了，如果他能谈妥合作的事，又能替老董和应大美人牵线于无形，铁定又是大功一件。

该死的淫魔！老是黏在楚楚身边干嘛，难道那淫魔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不受欢迎、多么不配站在楚楚身边吗？简直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笑死人了！

孟擎雷频频对那个老赖在应楚楚身边的男人发射杀人射线，恨不得宰了他！

第二章

这个小东西实在胆大包天，居然敢当着他的面偷人！

孟擎雷认定应楚楚刚刚和他擦肩而过时，一定没有注意到他，所以才敢如此放浪形骸。

这可是触犯十诫的大罪，难道她不知道？孟擎雷眼看应楚楚和那个陈淫魔谈笑风生，后来又加入另一匹淫狼，也同样对应楚楚垂涎不已，害他愈看愈火，愈看愈想杀人。

正当他的怒火冲破理智的警戒线时，郝周道及时介入应楚楚和两只淫狼中间，暂时中断了两只色狼的淫行。

孟擎雷见状，怒气才稍稍减退，再一次为理智所控制。

养了郝周道这么多年总算没白养，紧急时还稍微派得上用场。

但不一会儿，孟擎雷又发作了，那个臭小子谈个公事靠楚楚那么近干什么？不要命了！

他气得拳头紧握，正想上前发飙之际，正好迎上应楚楚侧身回眸睨他的媚惑眼神。

孟擎雷不禁心头一惊，全身血液霎时沸腾，喉咙发烫，连呼吸都变得急促困难。

该死！这个魅死人的姿势不是他教她的吗？她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加展现！

眼看周遭的男人，一双双色眼都对虎视眈眈，口水直流，孟擎雷就更加忿恨难平。

“应小姐，我跟你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孟擎雷孟先生。董车长，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王牌记者应楚楚小姐。”郝周道站在美人身旁，显得格外兴奋不自在。

“幸会，应楚楚小姐！”孟擎雷压抑住满腔的怒火，硬挤出一个魅力十足的笑容。

哼！你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会这么小，居然会在这儿遇到我，所以才为所欲为的和其他男人厮混是吧？这下子，我倒要看看你要拿什么脸面对我，又怎么对自己背着人偷人的事自圆其说！

应楚楚并没有表现出如孟擎雷所预期的心虚和慌乱，反而是一派潇洒，落落大方的对他伸出友善的手，道：“幸会，孟董。”还装？可真够镇静，算你够胆识。不过我不会让你这么好过！孟擎雷恨得牙痒痒的，刻意提高音调提醒她的“奸行”——“应小姐真是交游广阔，打从你进会场，和你打招呼的男士们少说不下十来个，尤其刚才一直独占美人的陈总和王立委看起来更是和应小姐交情匪浅。”这下子看你怎么赖，要怎么作戏下去！居然敢装成不认识他，太可恶了！

他故意用力握紧她的小手不放，好让她知道他对她的淫行有多么生气。

应楚楚还是没有什么作贼心虚的反应，直以为他是激情难耐，所以巧妙的抽回自己的手，巧笑倩兮地吹捧自己一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只能说我感谢我的双亲把我生得这么标致。”她轻执起盛着红色鸡尾酒的酒杯，妩媚动人的啜了一小口，姿态挑逗极了。

天杀的！孟擎雷被她逗弄得好想当场抱住她狂吻，这个折煞人的小东西真是该死，竟敢在众目睽睽下引诱他！

可是他一颗心却难以自制的为她炽烈鼓动。

郝周道则拼命在一旁游说应楚楚接受他们公司的邀请。

孟擎雷的全副心力都给了应楚楚，凝睇着她那曼妙的香躯和燕妒莺惭的俏脸，他就忍不住的想到许多令他光火的龌龊画面——她究竟和多少个男人认识？她对每一个男人都是如此热络熟稔、风情万种地诱惑吗？她——该死——！

“董事长，董事长？”郝周道又唤了他好几遍。

孟擎雷终于发觉自己的心不在焉，赶紧回过神。

郝周道神采飞扬的邀功：“已经都谈妥了。”“谈妥什么？”孟擎雷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郝周道和应楚楚方才的对话纳入听力接

收的幅员。

“当然是请应小姐为我们公司的杂志跨刀一事。”郝周道觉得老董今晚真的很奇怪，好像突然变笨了，还是得了健忘症？什么！？他什么时候答应这事了？“我会尽全力做好这件事的。”应楚楚不等孟擎雷发飙，便信心十足的许下承诺。

面对这样的情景，孟擎雷根本无法拒绝，只好被迫点头，“但愿如此，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见鬼！这么一来，她岂不就堂而皇之的破戒，介入他的工作了吗？他忽然大彻大悟——原来这个小东西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天杀的！他有种上了大当的挫败感。

“我——”他正要说什么时，应楚楚又被另一个男人邀了去。

“抱歉，失陪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谈。”应楚楚投给他一个煽情十足的魅笑后，便和另一个男人有说有笑的翩然远去。

碍于立场，孟擎雷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佳人来了又去，像只美丽的花蝴蝶，流涟在花园锦簇的百花中，飞来飞去，飞得他目不暇给，妒火乱飞。

“太好了，董事长，既然应小姐答应和我们合作，我们的杂志创刊号一定会更有看头的。”郝周道摆明了是要邀功。

好你个头！孟擎雷真想海扁他一顿。

楚楚接了这工作，岂不就是要用美色去诱惑赵世诚那个色老头？这怎么成！

偏偏此时他的双眼又看见应楚楚正用他传授给她的“魅功”，勾引她身旁那个淫光满面的色魔。瞧他们状甚亲匿、打情骂俏的模样，孟擎雷愈看肝火就愈烧愈旺。

“开什么玩笑，我调教楚楚可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给那群色魔坐享其成的！”

孟擎雷喃喃低咒，再也无法冷眼旁观的展开行动，强行介入应楚楚他们。

“李议员，真不好意思，我和应小姐刚谈妥合作关系，为了增加工作上的良性沟通，可否让我请应小姐跳一支舞？”孟擎雷礼数虽然周到，态度却强硬得让人没有机会不买他的帐，硬把应楚楚给拖进舞池。

李议员眼见佳人被夺，不甘示弱的在孟擎雷身后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出警告：“孟先生，楚楚可是我先看上的，你不能抢哦！”“李议员你真是幽默，别胡说了，万一大家当真，对你的清新形象可不好，我担待不起的。”应楚楚回眸不依的对李议员抗议，那无懈可击的性感姿势，正是孟擎雷传授的那一套。

什么幽默？简直是拿肉麻当有趣，楚楚明明是他的，那个寡廉鲜耻的李色鬼居然好意思叫他别抢？笑话！

“你怎么了？脸色好吓人的。”应楚楚关心的问。

哼！你也知道我不高兴啦？“为什么跑来？”他口气极差。

“工作罗！”应楚楚甜甜的回答。

“为什么没告诉我？”他像在审问犯人的法官。

“你又没问，而且是你自己说当你的情妇要独立自主，不可以依赖性强。所以我不想连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巨细靡遗的向你报告，免得你感到心烦，怪罪我不遵守十诫的诫条。”应楚楚坦率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她那头头是道的论调让孟擎雷有气难伸，心中的怒火因而烧得更烈，

改攻另一头：“你不觉得穿得太少了？”这回看你怎么说！

“是你说当你的情妇一定要随时保持性感的身材，而且穿着要永远妩媚诱人的，我说过一定能遵守你那十诫，当然就不能让你失望嘛！”她就事论事的加以说明。

“你不觉得和其他男人走得太近了？”他就不信这次她还能搬出十诫来当挡箭牌。

应楚楚依然心胸坦荡的笑言：“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且他们都很绅士又很照顾我，不会有事的。”没事才有鬼！简直是睁眼说瞎话。“是吗？我看起来却不像是那么一回事。”“你在怀疑我？”应楚楚一脸受伤无助的表情。

孟擎雷一阵心虚，语拙的加以“澄清”：“我不是怀疑你，而是不信任围绕在你周围那些衣冠禽兽！”“原来是这样，”应楚楚经他一说，终于重展欢颜，“那你就没必要担心了，我不是笨女人，懂得保护自己的——”“我是怕你防不胜防，不小心被他们的甜言蜜语给骗了！”面对像她这样的性感尤物，男人心里会有什么邪恶企图他清楚得很。

“不可能的，他们骗不到我，因为我只对你情有独钟。”应楚楚说这话时，脸上并没有一般女人的羞怯，而是坦率、毫不掩饰的真情流露。

孟擎雷像喝了一大瓶蜂蜜般，心口甜丝丝，怒火顿时消褪了一大半，但还是无法释怀的说，“我的情妇里也有很多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后来却都背着我偷人而被我甩了。”应楚楚终于明白他意向所在，不疾不徐的加以澄清，“那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尤其像今天晚宴，我明明知道你在场，怎么可能当着你的面就乱来，那岂不是太不聪明了？”孟擎雷一听也是，怒气又消褪了一些，“算你聪明。”“聪明也是你要求的条件之一，我当然要努力达成你的要求了。”应楚楚句句都说进他的心坎里。

孟擎雷给她迷汤一灌，心情更好。

看来是他多心了，楚楚是非常爱他、重视他的！

不对！他差点忘了一件大事！“你刚才和我擦肩而过时，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装成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是你说没经过你的允许，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和你打招呼的。”应楚楚理所当然的说。

对对对，全是我说的，该死！孟擎雷一句话也说不出，懊恼极了。

应楚楚见他表情转为沈郁，不禁关心的问：“难道我做得不够好？那你只管说，我会努力改进。”她的原则是：既然当人家的情妇，就要随时关心自己的男人心里的感受。

“不，你做得很好！”而且好过头了！“是我所有的情妇中最好的一个！”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莫名的感到生气。照理有如此善解人意的情妇，他应该很高兴才对。

“那就好。”应楚楚绽放自信而动人的笑靥。

孟擎雷给她一电，全身又热了起来，突然握紧她的小手急切的说：“我们现在就回家。”“不行，我还有工作，你答应过我，会尊重我的工作权的。”“我——”“应小姐，能不能赏个光，我有事想和你谈谈，是有关前天那篇专访的事。”此时正好是舞曲结束，下一曲尚未播放的空档。一位在一旁等待已久的年轻实业家，逮着这个空档便迎上前来，如法炮制的强行带走佳人。

“等等——”岂有此理！孟擎雷正要发飙。

应楚楚聪明的抛了一个媚眼给他，“很抱歉，孟先生，我们等正式合作

时再详谈好了。”语毕便和那个年轻实业家有说有笑的翩翩起舞。

孟擎雷气极，却只有乾瞪眼的份。

可恶！可恶！可恶！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应楚楚一进门，手还没碰到电灯的开关，灯就自动亮了，且伴随着足以把人吓出心脏病的怒吼。

应楚楚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映入眸底的竟是孟擎雷黑沈沈的怒容。

“雷，你怎么会在这儿？”“废话少说，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难道你忘了当我的情妇得随传随到吗？”等了两个多小时的孟擎雷，勃然大怒的吼嚷。

已经两点多了，的确是她理亏。可是她没想到他中途先行离席后，会直接到这里来等她。

不过眼前的重点是：该怎么抚平一只盛怒中的猛兽？聪慧的她一下子就有了腹案。

她将小嘴噘起，蛮腰轻扭，跺了一下右脚，体态婀娜的走向他，“你还说呢！”趁他尚处于惊愕状态中，她强行攻占他的大腿，理所当然的侧坐在他的左大腿上，修长的双腿性感的放在他敞开的两股之间，香滑的双臂绕过他的肩头，勾抱住他的颈项，并充满挑逗的轻轻磨蹭。眯起慑人心魂的灵性双眸啾住他，小嘴嘟得更翘更高，醋味横生的撒娇：“人家在宴会中看你中途离开，本来想唤住你的，可是又想起你说过不可以在公共场合主动找你说话，所以只好强忍下来，其实人家那时好想跟你一起走的。而且——”她轻咬下唇，逼出一双红红的泪眸，更加吃味的娇道：“人家以为你一定是去找其他的情妇了；反正你情妇众多，不可能只守着我一个，我也不能强求。因为，我想当你心目中最好的情妇——可是我一想到你今晚将和我不认识的女人缠绵悱恻，我心里就忍不住酸溜溜——所以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守着空床，那会让我更不是滋味——因此我就想，干脆留在宴会中，工作晚一点再回来算了——人家怎么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嘛！”虽说是为了哄他，但一想到他和别的女人亲热的模样，应楚楚不免假戏真作的醋海汹涌，让她演技更为逼真生动。

孟擎雷听得龙心大悦，却又硬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说假话？”原来楚楚居然爱他爱到为他打翻醋子？这小东西真是太惹人怜爱了。

眼看孟擎雷眼中的怒火已浇熄了泰半，应楚楚加把劲的大发娇嗔：“当然是真的，人家这么喜欢你，当然不希望你和别的女人好，当然会吃醋——”她算准时机，倏地扭转了一下腰身，让自己转了45度，右肩对着孟擎雷，语气更娇媚的说：“不来了啦——你好讨厌，人家都快难过死了，你还不信任人家，算了，你去找别的情妇好了——反正我只是你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根本微不足道……”“小傻瓜，不许你胡说，谁说你微不足道的？”孟擎雷心疼极了，再多的疑妒也被她哄得烟消云散。

“反正我就是傻嘛！所以才不知道你到底信不信人家嘛！”应楚楚见大功即将告成，更进一步的作戏，双眼和鼻子都激动得红红热热，幽怨的双眸还有泪珠在打滚。

“乖！别哭，是我不好，我不该不信任你，全都是我不对，乖，别哭了。”原来楚楚是这么爱他，他还胡乱猜忌、乱吃飞醋，真是罪过。

“那你现在信还是不信人家？”“信，当然信。”他柔情万干的呵宠她，

把她的身子再一次转向他，将她圈抱入怀，好像在捧什么心肝宝贝似的。

“那你还生不生人家的气？”她伸出左手的食指，在他胸口，好轻好柔的画圈圈——挑逗他。

“小傻瓜，我疼你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多余的功夫生气。”他被她逗弄得情欲迅速窜升，火热的唇舌霸气、蛮横的侵入她，一双情火难耐的大手也插入了她芳香四溢的发中，轻易地托住她可爱的头。

男人就是这样，好哄得很哪！对于自己以聪明化解了危机，应楚楚心中满意极了。

渐渐地，两人的呼吸都因熟悉的热浪袭来而愈发急促；孟擎雷熟练的将应楚楚揽腰抱起，让她面对他，双腿骑跨于他的两股外，小腹靠上他的，雪白诱人的酥胸正好贴上他烫热的唇。

他饥渴的唇不断地磨挲她饱满的酥胸，流连而狂妄；他如火的舌也张狂的滑进她诱人的乳沟贪婪的探索，极尽所能的挑逗。

她仰起沈醉的脸，脑袋一片空白。慵懒无力的勾住他的颈项，尽情品尝他所带来的刺激与欢愉。

然后，他褪下她的小裤裤，强劲有力却不失温柔的撑抱住她的柳腰，很有规律的让她在他两股间上下晃动。

她承受不住，频频发出愉悦的呻吟，令他倍受鼓舞地给予她更强烈的刺激。

火热的夜在一波波的热浪中渐渐流逝。

“赖着不走”这家餐饮店本来是由四春姊妹合夥经营。

但自去年大学毕业后，已改由四妹何翩翩和她的老公龚季洋接手。

大姊任盈盈一毕业便和准夫婿程步云结婚，嫁到玄海帝国去了。二姊董纤纤更早在和夫君上官展云破镜重圆时，便第一个脱离这家店。

四姊妹毕业一年多来，虽已各奔四方，但“赖着不走”依然是她们四姊妹的最爱，只要有空便会跑回这家店小聚。

尤其是毕业后一直留在台北的老四何翩翩和当记者的老二应楚楚更经常在这儿闲嗑牙。

“说实话，我一直感到很纳闷，你怎么会跑去当影视娱乐新闻的记者？我以为你的目标是当政治、财经新闻类的记者，假以时日便顺理成章的进驻四家无线电视的新闻主播台，努力拿个金钟主播的头衔呢！”何翩翩这一年多来，怎么想也想不透中个出了名的女中丈夫，居然会跑影视娱乐新闻。

“我也对你的决定感到很不可思议啊！想当年政大出了名的何大才女，居然会放弃继续深造，而甘于守在这个小小的餐饮店，做个贤淑的妻子。”应楚楚回敬四妹一记。

何翩翩白了她一眼，又道：“看来咱们是彼此彼此，不过最令我惊讶的还不是这点，而是你居然会跑去当有钱公子哥儿的情妇？”这个秘密只有她知道，万一传进丁家那一海票长辈的耳里可就不得了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不想被婚姻束缚，所以当情妇最好了。”“胡说，就算你不想结婚，谈一场正常的恋爱还是比当情妇强得多。”何翩翩不以为然。

“别傻了，一般人谈恋爱谈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是分手就是论及婚嫁。如果是分手也就算了，万一论及婚嫁那我岂不是自找麻烦？而且依照我的条件而言，最后会论及婚嫁的机率一定比分手高出很多，我干嘛自讨苦

吃？”应楚楚对自身条件和对男人的吸引力有十足的自信。

何翩翩可不认为如此：“那可不一定。像你这种自我主义强、对工作极度热中外加豪气十足的女人，不见得每个和你谈恋爱的男人都想娶你为妻。毕竟对男人而言，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谈恋爱重刺激新鲜，娶妻则首重娶贤；所以你虽是很多男人想追求的对象，却不见得是他们想要的理想老婆。你又何必庸人自扰？大不了见苗头不对就快刀斩乱麻的分手，另觅对象而已。像你这么机灵、聪明，又那么深懂男人心，这对你而言应该不是难事。”“老是分来分去那多麻烦。”“难道当人家的情妇就不会有分手的一天，就不会麻烦？”“至少不会有结婚的麻烦。”“那当你老了，人老珠黄，那些多金的公子哥儿不要你了，你怎么办？”“我就当一个快乐的单身女郎，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到那个时候，家里的人就不会再逼我相亲或结婚了，岂不乐哉！”应楚楚自有一套见解。

何翩翩自知说服不了她，只好摇摇头放弃，改了个话题——“咱们不谈那个了，谈谈你现在那个情夫吧！快从实招来，你是不是真的和影视娱乐圈的金童孟擎雷孟大少在一起？”她感兴趣极了。

“当然，我应楚楚出马，哪有钓不上的男人？”这倒是实情。她虽然性情豪爽，堪称女中豪杰，却很懂得男人的心，而且很善用女人与生俱来的优势和特质去魅惑周遭的男人，巧妙地得到她的目的和她想要的东西。

“那你选中孟擎雷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公认条件最好的黄金单身汉？”应楚楚坦率的摇摇头道：“因为我爱他，所以才选中他。”“你是玩真的？”“当然，我才不会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贞操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她说的是真心话。

“难道你不怕他日后会兴起娶你的念头？”她平时虽爱和这个三姊斗嘴，却深信一流的男人绝对会折服于像楚楚这种聪明又性感的女人石榴裙下。

“他不会。因为他和我是同类，一辈子都不会想结婚的；这点由他情妇众多就可以证明。你想像他那样的男人，舍得为了一朵花而放弃整座花园吗？”这也是她当初选中孟擎雷的主因之一。

“和那么多女人分享他，你不会嫉妒吗？”何翩翩关心、好奇的问。

应楚楚脸上的光采霎时淡去许多，“说不在意是骗人的，毕竟我是因为爱他才挑上他的；但当情妇就是这样，尤其我事先就已知道他情妇众多，所以很有心理准备，尽量不去想就好了。”“可是长久下去，你受得了吗？”何翩翩自己也是女人，所以明白女人面对爱情的态度。

女人的感情和男人不同，是一点一滴、聚砂成塔地堆积起来的。相处愈久，感情就放得愈深，而愈来愈放不下、愈来愈难以自拔。

所以，有很多女人刚坠入情网时，总是说得很洒脱，好像随时都可以慧剑斩情丝，而且信心十足的笃定自己不是个会为情所伤、为情所妒的女人，却往往在动了真情之后，为情所困，万劫不复。

“我相信我能，而且这样也好，我不必经常花时间陪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我的工作上；再说，人家不是常说：小别胜新婚，像我们这样不必天天腻在一起，不但可以避免吵架，还可以时时保持新鲜感。一举两得，利多于弊，何乐而不为？”应楚楚十分乐观而笃定。

何翩翩很想告诉她：等到你愈陷愈深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圆满乐观！

不过她也无意对牛弹琴，所以便以笑带过，没有多加妄言，只说了一

句：“但愿如此。”“祝福我吧！哎呀，我和雷约在我那里洽谈公事，时间快到了，咱们改天再聊。”应楚楚一向守时，不喜欢迟到，所以背起皮包便打算走人。

“楚楚！”何翩翩唤住她，问了最后一个疑问：“如果孟擎雷有一天真的动了结婚的念头，和别的女人结婚，你会怎么做？”“我会离开他！你知道我的原则，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而伤害一个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女人和她的孩子，所以我绝对不会当有妇之夫的情妇。好了，我得走了，拜拜！”语毕，她已全力奔向她可爱的小窝。

但愿到时你真能像现在说的如此洒脱！何翩翩在心中想道。不知怎么搞的，她居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什么！”“我说我们的合作取消，我不准你去采访赵世诚。”“你再说一次！”“我说我不准你去采访赵世诚！”“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应楚楚没想到她准时回来的结果，居然是如此大出意料的发展。

“因为我不信任你的工作能力。”孟擎雷斩钉截铁的说。

“为什么？难道我过去的业绩不够好？”应楚楚不服气的咄咄逼人。

放眼当今影视娱乐圈，有谁的专访能力和独家消息比她多、比她快？他居然还嫌她？“我不要你用身体去换来的专访！”他鄙夷的说。

啪——

第三章

随着清脆的巴掌声惊地而起，孟擎雷感到左颊着了火似的烫热，一时之间呆愣住了。

“你少瞧不起人了，我可是凭自己的实力争取到工作，才不是像你说的那么下流龌龊。”“每个用身体换得工作的女人都很会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这女人居然敢掴他？他没当场回敬她一掌已够便宜她了，还敢继续张牙舞爪？要不是她生气起来是如此艳丽而慑人心魄，他才不会忍声吞气的放过她！

“你还说——”应楚楚气极，右手一挥又是一掌。

可惜这回没能得逞，手被孟擎雷拦住。他用另一只手用力捏住她的下巴，指尖深陷她的雪肤中，两眼燃烧着熊熊怒火严重警告：“你的美丽让我原谅你第一次的无礼，但你休想造次！”他加重力道握紧她被拦截的手腕，像要捏碎她似的，算是惩罚。敢打他的女人，她绝对是第一个！

应楚楚强忍住手腕传来的剧烈痛楚，杏眸怒瞪着他，咬牙切齿的讥讽：“我以为你和其他的男人不同，不会用那种下流可笑的眼光来看待工作能力强的女人；没想到是我高估你了，你根本和那些滑稽卑鄙的男人没两样，都是心里变态的大沙猪，你太令我失望了！”孟擎雷被她那火焰般的美丽震慑得久久无法言语。

他阅历女人无数，看过梨花带雨而愈发美丽动人的女人，也看过巧笑倩兮而魅惑人心的女人。

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连生气时的模样也是如此的艳若桃李，令他爱火狂燃，让他忘了回话。